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831.1

LHS

v.1D

詩經集校集注集評

卷十

魯洪生 主編



NC00181782



中華書局 現代出版社

小 明

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。我征徂西，至于芄野。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。心之憂矣，其毒大苦。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。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。曷云其還，歲聿云莫。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。心之憂矣，憚我不暇。念彼共人，睠睠懷顧。豈不懷歸，畏此譴怒。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。曷云其還，政事愈蹙。歲聿云莫，采蕭穫菽。心之憂矣，自詒伊戚。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。豈不懷歸，畏此反覆。

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。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

嗟爾君子，無恒安息。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

〔集校〕

“小”作“少”

《孔子詩論》：少明。

馬《考釋》：少明，今本《詩·小雅·谷風之什》篇名《小明》。

程《輯考》：小，上博簡作“少”。參《小弁》“小弁”條。

〔題解〕

1. 大夫悔仕於亂世說

毛《序》：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

蘇《集傳》、李《集解》、黃《集解》、呂《讀詩記》、輔《童子問》、嚴《詩緝》、段《集解》、劉《通釋》、胡《大全》、張《詩記》、錢《詩學》、嚴《質疑》、姜《補義》、龔《本誼》同。

鄭《箋》：名篇曰《小明》者，言幽王日小其明，損其政事，以至於亂。……詩人，牧伯之大夫，使述其四方之事……遭亂世勞苦而悔仕。

孔《疏》：《小明》詩者，牧伯大夫所作，自悔仕于亂世。謂大夫仕于亂世，使于遠方，令己勞苦，故悔也。……經五章，皆悔仕之辭。雖總為悔仕而發，但所悔有意，故首章言載離寒暑，以日月長久是悔仕。《箋》因其篇初，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。三章言其“自詒伊戚”，是憂恨之語，故《箋》云悔仕之辭，其實皆悔亂也。

歐《本義》：據詩終篇，但述征行勞苦、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，乃是大夫悔仕之辭，如《序》之說是也，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。……《詩》云“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”，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；云無苟偷安，但“靖共爾位”之職，惟正直是與，則神將祐爾以福也。鄭乃以“嗟爾君子”為其友之未仕者，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，宜勉其未仕之友，以安居而不仕，安得教其“無恒安處”。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，無安處於周邦也，故引鳥則擇木之說。夫悔仕者，悔不退而窮處爾，如鄭之說，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心，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，豈足以垂訓也？

范《補傳》：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說者謂幽王日小其明，此鑿說也。《大雅》有“明明在下”而此詩有“明明上天”，故《大雅》謂之《大明》，《小雅》謂之《小明》，初無他義，其悔仕於亂世則詩辭可見也。

林《講義》：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《大雅》有《大明》，題此以別之耳。

季《解頤》：大夫正直露才，為人所忌，畀之以難為之事，使困於征役而不得歸，故作詩以自咎，而戒其僚友之不妬賢也。

何《古義》：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于亂世也。遭時不偶，役則偏苦，行則過期，所以悔也。

姚《名解》：悔者追其事而已言，直言其過之所遇，仕於亂世者，既往之咎也。此《小明》所以悔也。若君不受己之志，特言之而不刺，然後可以謂之仁。

此《柏舟》所以言仁人也與？

2. 大夫久役不得歸說

朱《集傳》：大夫以二月西征，至于歲暮而未得歸，故呼天而訴之。復念其僚友之處者，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。

許《名物鈔》：《小明》，大夫行役久不得歸。

梁《演義》：《小明》，大夫西征未得歸而賦之也。

朱《通義》：此詩乃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而作。前三章以仕于亂世，久役不休，故有懷歸之歎。後三章則與其僚友自相勞苦，而告以善全之道也。

顧《學詩》：西征大夫困於久役，懼罹于罪而作此詩。

方《原始》：《小明》，大夫自傷久役，書懷以寄友也。……此詩與《北山》相似而實不同。彼刺大夫役使不均，此因己之久役而念友之安居。題既各別，詩亦迥異。故此不獨羨人之逸，且勉其不可懷安也。

高《今注》：這首詩是周王朝的官吏所作。他被派到遠方辦事，經年不歸，因作此詩，抒寫他的辛苦生活和思家情緒，並對上級統治者提出勸告。

李、楊《主題辨析》：一個長期行役在外的士大夫，因憂傷時局、思友懷歸，給他的朋友寫下了這首抒懷詩。

程《注析》：這是一位官吏自述久役思歸及念友的詩。

3. 勉勵僚友說

李《私記》：《小明》，以正直勉其僚友，與《北山》以役使不均責其大夫之詞少平。豈《北山》之有父母，而《小明》之無父母與？

4. 逐臣哀思說

朱《詩故》：蓋賢大夫被讒見放之詞也。芄野，則所放之地也。……“載離寒暑”，經兩歲也。“念彼共人”，在朝共事之臣也。“畏此罪罟”，王末予環也。“嗟爾君子”，讒已者也。“靖共爾位”，誨以義也。“正直則神”，福之百祥矣。欲其改前愆也，不怨怒而顧教誨之，忠厚至矣。

祝《譯注》：一位被貶職到遠方去的官吏，從二月初到歲暮，政事紛繁，不知歸期。他感到屈辱，又不敢表現出來。他想念朝中要好的同僚。他知道同僚也在想念他。無可奈何，只有祝願他們勤謹供職，愛護忠良，不要讓更多的志士仁人象自己一樣再被貶職。

5. 行役不均說

姚《通論》：小《序》謂“大夫悔仕于亂世者”。按此特以詩中“自詒伊戚”一語摹擬為此說，非也。士君子出處之道早宜自審，世既亂，何為而仕？既仕，何

爲而悔？進退無據，此中下之人，何足爲賢而傳其詩乎？蓋“自詒伊戚”不過自責之辭，不必泥也。此詩自宜以行役爲主，勞逸不均，與《北山》同意；而此篇辭意尤爲渾厚矣。

6. 勸擇交說

傅《折中》：《小明》，勸擇交也。大夫與正人兼與小人，故受小人之害而至於遠行不還。因勸所與之正人，當專心從君子，無復與小人爲緣也。此雖一時憤激之言，然果能靖共爾位，而好是正直，則所以免禍求福之道，莫有外於此矣。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可也。

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明明上天，喻王者當光明，如日之中也。照臨下土，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。據時幽王不能然，故舉以刺之。

孔《疏》：言照臨，故知有日，日^①之明察，惟中乃然，故云王者光明，當如日中之照也。昭五年《左傳》曰：“日上其中。”《易·豐卦·彖》曰“王宜日中，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，如日中之時”，是也。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，以王者繼天理物，當與日同。故《易》曰“大人與日月合其明”，是也。

王《新義》：幽王作民主而悖天道，無明德以察治，故世亂。

蘇《集傳》：大夫行役，久勞而不息，故稱天之無不照臨，言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詩人稱天有三義，或以比君之尊，或窮則呼天，或稱天以命衆。大槩比君之尊，多美詩也；窮則呼天，多刺詩也；稱天命衆，則美刺皆有之。此詩謂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蓋呼天而訴之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賦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窮困者呼天，謂天必照知我之憂勞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則宜無不察也，故呼而訴之。

嚴《詩緝》：此大夫征役，至于歲暮而未得歸，故呼天而訴之曰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願見察也。

何《古義》：此以上天對下土，則不必泥冬爲上天之說。詩意呼天而訴之，但

① “日”原作“月”。阮《校》：“浦鐘云‘日’誤‘月’，是也。”據改。

欲其見察而已，故以明明言。明明者，照也。明明在上者，以能照爲臨也。

馮《名物疏》：上天，《爾雅》云：“冬爲上天。”李巡曰：“冬，陰氣在上，萬物伏藏，故曰上天。”

張《詩記》：玩首二句，呼天訴之，一腔心事無可告語，惟天能鑒察我也。

朱《通義》：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喻臣下賢勞。君當察而恤之。

錢《詩學》：呼“明明”者，欲天之見察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上天，喻王之尊。照臨下土，能以高明治天下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明明，猶昭昭。《禮記·中庸》篇“今夫天斯昭昭之多”，鄭注云：“昭昭，猶耿耿，小明也。”照臨，猶照察也。言至小之明，其光甚微，以喻世亂則闇於照察，故《詩》以“小明”名篇。

王《集疏》：言王如天於下土之事，當無不照察。

程《注析》：以上二句是詩人向天控訴的話。

我征徂西，至于艸野。

〔集校〕

“艸”作“荒”

何《古義》：艸，豐氏本作“荒”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艸野，遠荒之地。

許《說文》：艸，遠荒也。从艸九聲。《詩》曰：“至于艸野。”（卷一下）

鄭《箋》：征，行。徂，往也。

孔《疏》：野是遠稱，艸蓋地名。言其歷日長久，明當至于遠處，故言遠荒之地。《爾雅》“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”，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。此言荒者，因彼荒是遠地，故言荒爲遠辭，非即彼之四荒也。何則？牧伯之大夫，行其所部而已，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。言荒者，若微子云“吾家毫遜于荒”，謂在外野而已。此言二月朔而始行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，假令還以朔到，尚六十日也。以日行五十準之，則三千里矣。州之遠境，容有三千，但述職之行，有所過歷，不知定日幾里也。

蘇《集傳》：艸，地名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征，行。徂，往也。艸野，地名，蓋遠荒之地也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我征徂西，至于朁野”，言其所涉之遠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我征行徂往於西方，至於朁野，言其地之遠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朁野，毛氏以爲荒遠之地，其地在西，故曰“徂西”，或曰即西戎也。

嚴《質疑》：宋毛晃曰：“野，古墅字。”

莊《毛詩說》：徂西，遷洛之後，西來舊都也。朁，草名，出秦中。朁野，野生朁而因以爲名也。

馬《通釋》：《說文》：“朁，遠荒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遠荒之野曰朁。”義本此詩。朁从九聲，朁之爲言究也。九者，變之究也。見《易緯·乾鑿度》。地之究極，故曰遠也。又九、鬼古同聲。《明堂位》“脯鬼侯”，《史記·殷本紀》作九侯。《蒼頡篇》：“鬼方，遠方也。”朁與鬼聲近而義同，故亦爲遠。《正義》謂“野是遠稱，朁蓋地名”，失之。《說文》有“朁”字，宋翔鳳以朁爲鬼之假借，亦非。

陳《傳疏》：“朁野，遠荒之地”，《說文》：“朁，遠荒也。从艸，九聲。”引《詩》本《傳》訓也。

王《集疏》：《說文》：“朁，遠荒也。从艸，九聲。”引《詩》“至于朁野”。其地不著，故但以“遠荒”言之。

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。

〔集校〕

“月”作“日”

何《古義》：月，豐本作“日”。

“載”作“再”

何《古義》：載，豐本作“再”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初吉，朔日也。

鄭《箋》：我行往之西方，至於荒遠之地，乃以二月朔日始行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，尚未得歸。

孔《疏》：以言初而又吉，故知朔日也。君子舉事尚早，故以朔爲吉。《周禮》正月之吉，亦朔日也。……知者，以言“我征徂西，至于朁野”，是遠行巡歷之辭。又曰“我事孔庶”，是行而有事，非征役之言，是述事明矣。述事者，唯牧伯

耳，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。若然，王之存省諸侯，亦使大夫行也。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，以王使之存省，上承王命，適諸侯奉使有主，至則當還，不應云“我事孔庶”，歲莫不歸，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。

蘇《集傳》：初吉，朔日也。行始于二月，而載離寒暑，則冬矣。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。

范《補傳》：二月，夏正之二月也。朔日謂之初吉。離，歷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二月，亦以夏正數之，建卯月也。初吉，朔日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至于朁野之日，適當二月初吉也。此二月，周二月，建丑之月也。大寒之月，寒苦之極，故首章言之。其始行乃日月方奧之時，非二月初吉。自初往，方暑至，是大寒，故曰“載離寒暑”。離，罹也。先寒而後暑者，便文也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”，言其所歷之久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自二月朔日始行，離歷寒暑，言其時之久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二月，周正建丑之月也。蓋據其在朁野念共人之日而言。離與罹同，遭也。云再離寒暑，距其初行既兩年矣。

朱《通義》：初吉，卯月之朔日。

錢《詩學》：初吉，朔日也。載，猶更也。離與麗同，猶歷也。二月初吉，當是此時作詩之日，非徂征初行之時。玩後章云“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”，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，歷一歲猶未得歸，故云“載離寒暑”。

姜《補義》：此二月，言夏正建卯之月，下不得言“日月方除”，若作周正建丑之月，不得言“日月方奧”。按本文，“二月初吉”繫於“至朁野”之下，則至朁野之日爲二月朔，其啓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，以夏正言也。日月方除，始除也。正月之初，日月始除之後也。正月始和，東風解凍，故又云“日月方奧”也。正月始溫，二月則春日遲遲，不得言始溫矣。詩人有以汝指己者，如“于女信宿”是也；有以彼爾指己者，如此篇是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二月，建卯之月。初吉，朔日也。離，歷也。言自初吉至朁野，而溯東遷以來，已載歷寒暑也。

胡《後箋》：諸說皆有未安。如何氏謂“二月”爲行役後年之卯月，去啓行時已間一年，陳氏謂“二月”爲當年之丑月，皆指“二月”爲作詩之時，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“采蕭穫菽”爲久役未歸之詞矣。張氏、戴氏謂“二月”爲丑月，與“方除”“方奧”皆追叙其始行之時，然“奧”“隩”雖通，而《堯典》“厥民隩”謂民避寒就煖則可，究不得謂日月方煖也。惟姜氏《廣義》云：“此‘二月’若云夏正卯月，下不得言‘日月方除’；若云周正丑月，又不得云‘日月方奧’。

按本文‘二月初吉’繫‘至于朁野’之下，則至朁野之日爲二月。溯其啓行之日，乃在正月之初，以夏正言也。”下章“日月方除”《傳》云：“除陳生新。”“正月之初，日月始除之後也。”三章“方奧”《傳》云：“煖也。”“正月始和，東風解凍，故又云‘方奧’也。”由“方除”而“方奧”，立言之序也。作詩在今年之冬，此“初吉”追憶至朁野之日也。《虞東學詩》云：“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，日望還歸，而今又歲莫，則經年矣。前言二月至朁野，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。孔《疏》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，恐非其義。”“三章言以歲除啓行，則冬去春來，時方向煖，故曰‘奧’也。孔《疏》疑于此章‘奧’字，故以‘除’爲二月，以就‘奧’字之解。不知歲除即已向春，春令固主奧也。”以上二說於經文全無窒礙，又不悖《傳》義，實勝諸家。三百篇中，兼用周正、夏正，但當順依經文，不必偏執一解。“歲聿云莫”與《唐風》“歲聿其莫”同，彼《傳》謂蟋蟀九月在堂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，一歲之中已歷三時，即可云“莫”，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。又《蟋蟀》“十月其除”《傳》云：“除，去也。”《箋》謂日月且過去，與此《傳》“除陳生新”正同。是《傳》意本未當以“方除”爲卯月也。《鹽鐵論·執務》篇云：“古者行役不踰時，春行秋反，秋往春來。寒暑未變，衣服不易，固已還矣。”“今則徭役極遠，盡寒苦之地、危難之處”，“今茲往而來歲還，父母延頸而西望，男女怨曠而相思”。“故一人行而鄉曲恨，一人死而萬人悲。《詩》曰：‘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。’”詳此引《詩》之意，所以證行役經年。若如《箋》說，以卯月始行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，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，不當遽云“其毒大苦”矣。

馬《通釋》：二月當謂周正之二月，爲夏正之十二月，即下二章所云“日月方除”“日月方奧”也。除即《爾雅》“十二月爲涂”之涂。戴震曰：“《廣韻》：‘涂，直魚切。’與除同音通用。”方以智曰：“謂歲將除也。”是也。“日月方奧”當讀如《尚書》“厥民隩”之隩，謂民方聚居於隩之時也。毛《傳》“除，除陳生新也”，正取歲除之義。《箋》讀除爲《爾雅》“四月爲余”之余，失之。“日月方奧”《傳》：“奧，煖也。”與《尚書》“厥民隩”馬融注“隩，煖也”義合，謂其時日月宜居溫室也。毛《傳》本以除、奧承上“二月初吉”言，謂周正建丑之月。《正義》謂“《傳》曰煖即春溫，亦謂二月”，是誤以二月爲夏正二月，亦非《傳》義。又按：“二月初吉”，王尚書謂二月上旬之吉日，上旬凡十日，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。說詳《經義述聞》。《傳》《箋》均以初吉爲朔日，失之。

陳《傳疏》：詩五章，前三章，每章下六句作對耦法，上六句用錯綜法。首章首二句“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”，以喻身居小明之世，爲全詩綱領。“至于朁野”，

繫於“我征徂西”句下，以箸明其行西所到之地。二章“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”，繫於“曷云其還，歲聿云莫”句下，以言歲莫不歸，而猶從事獨勞也。三章“政事愈蹙”，繫“曷云其還”下，即二章云“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”也。采蕭穫菽，繫“歲聿云莫”下，以驗星移物變，有行役一時之苦，即首章云“載離寒暑”也。三章上六句，皆錯綜以變其體，其實一線穿成。解者或以“二月初吉”繫“至于朁野”之下，遂謂“二月”，既至朁野之“二月”，失詩之意矣。

王《集疏》：溯二月上旬吉日啓行之時至於今，已離歷寒暑。我心甚憂，如毒藥之苦。我念彼靖共職位之賢人，可爲師法，惟以古道自勉，經歷艱難，不覺涕零如雨。非不懷歸，亦畏此罪罟，不能歸也。

高《今注》：此句指到朁野已經過一個寒暑，即一年。

心之憂矣，其毒大苦。

〔集校〕

“大”作“太”

敦煌《詩》：其毒太苦。

程《輯考》：大，敦煌本作“太”。《經典釋文》：“大，音泰。”（324）參《蠅蝻》“大無信也”條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憂之甚，心中如有藥毒也。

陸《音義》：大，音泰。

范《補傳》：言自二月征行於遠地，歷寒暑則歲暮矣，而猶未得休息，所以憂心。大苦，言其甚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毒，言心中如有藥毒也。

王《總聞》：徂西，往舊都也。此必有求于秦，而識者知秦之心無厭，是豈可倚？如被毒而又至苦，言毒之深也。朁，《說文》“遠荒也”，引此“至于朁野”。一曰獸蓐。

楊《詩傳》：憂勞至甚，故謂之毒，且曰大苦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行之遠，時之久，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心憂愁而未得歸，其毒大苦矣。仕不得志，故悔其出仕。

季《解頤》：毒者，爲人所害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毒，謂毒藥，苦之甚也。

姜《補義》：大夫徂征，載離寒暑，爲事之常，而云其毒太苦，何也？幽王之世，亂世也。君子每與小人相迕，凡可以殺君子者無不爲，功則小人享之，咎則君子受之，云其毒太苦，涕零如雨，悔恨之意深矣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毒，指幽王之禍也。大苦者，平王之勢，不得不遷都，而其實非計也。

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。

〔集校〕

“念”作“令”

敦煌《詩》：令彼共人。

“共”作“恭”

桓《鹽鐵論》：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。（《執務》）

王《集疏》：“齊共作恭”者，《鹽鐵論·執務》篇：“古者行役不踰時，春行秋反，秋往春來，寒暑未變，衣服不易，固已還矣。今則繇役極遠，寒苦之地，危難之處，今茲往而來歲還，故一人行而鄉曲悵，一人死而萬人悲。《詩》云：‘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。’”此齊說。“共”與“恭”同也。

“零”作“霏”

何《古義》：零，豐本作“霏”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共人，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。

陸《音義》：共，音恭。注下皆同。

孔《疏》：下云“靖共爾位”，與此“共人”文同。此大夫悔仕，於亂世則思不亂，而明德者仕之，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。若然，此大夫所恨，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。土無二王，不得更有天子，然則“靖共爾位”之君，當世之所無矣。而云念之者，此大夫自悔，本應坐待明君，不當事于朝廷。今仕而遇亂，追念昔時，言我本應待彼共人，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。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。下章“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”，勸友使聽天任命，不汲汲求仕。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，正勸待之耳。此所念者，亦念其當待之，非當時有可念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共人，謂僚友中溫恭之人，勇退而不仕者，足以自樂。

王《總聞》：共人，在朝之相知也。不堪在外之惡境，故思在朝之相知，至于淚滂流首重回，又甚于夜卧起宿于外不能宿於內也，念之極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共人，僚友之處者也。

呂《讀詩記》：丘氏曰：“共人，謂溫恭之人，隱居不仕者也。賢者久不得歸，於是悔仕，進退既難，恐不免於禍，念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，欲似之而不得，故涕零如雨也。”

楊《詩傳》：共人，謂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。我念之涕零如雨，意謂使共人今在位爲政，則必相好，必不使我至於此極，今豈不念！

輔《童子問》：共人，即靖共爾位之寮友也。寮友不一而足，有出者，有處者，宜也。己之征役固勞苦矣，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、蹙急反覆者觀之，則寮友之處者，亦豈有樂事哉！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。

嚴《詩緝》：念彼溫共之人，隱居不仕，優游自適，羨之而不可得，故涕零如雨之多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共人，指其僚友。蓋在位而能靖共者。丘氏以爲隱居不仕者，非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共，恭也。共人，小心謹慎之人，謂不仕者。零，落也。

朱《通義》：按《集傳》以共人爲僚友之處者，即下“靖共爾位”之人也。丘氏、嚴氏以爲隱居者謂不仕之友，閒居自守，欲似之而不得，故“涕零如雨”也。此解于悔仕意甚切。《小宛》之卒章“溫溫恭人，如集于木”，即此共人也。

錢《詩學》：共人，指在內僚友行役之人，以在朝供職者爲美任，稱共人，羨之也。後稱“靖共爾位”，即指此人。

姚《通論》：共、恭同。共人，即“靖共爾位”之人，大抵謂僚友之共處者，當時必有所指也。

姜《補義》：共人，是詩人自謂，則下文“涕零如雨”可以直接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共人，猶云共主，謂平王也。涕零如雨，傷之也。伯服奪嫡，公道不容，而宜曰之爲王世子，又王命所廢，是兩棄之也。

胡《後箋》：此“共人”，後儒多指在朝僚友言之，其說實勝於《箋》。《小宛》“溫溫恭人”，《大雅·抑》釋文云：“恭人，本亦作‘共’。”然則此詩“共人”即指下“靖共爾位”之人無疑矣。但或謂行役之人以在朝供職者爲美任，稱其人，羨之也。《田間詩學》。或謂大夫西征，畏其在朝同列之讒，因作此詩詒之，欲平其怨而彌其間。秦氏《詩測》。此二說皆非是。幽王之時，內外岌岌，在朝者亦未必可羨。若謂恐僚友之不容，則又與篇中“共人”“君子”不合。輔漢卿曰：“僚

友不一而足，有出者，有處者，宜也。己之征役，固勞苦矣，然以其所謂‘罪罟’‘譴怒’‘蹙急’‘反覆’者觀之，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！此所以思之而‘涕零如雨’也。”嚴華谷曰：“君子仕於亂世，凜凜畏罪”，“然其勢不可以去也，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”。“蓋以己之所自處者，告其同志也。”二說似於經旨有合。

馬《通釋》：“念彼共人”，《箋》：“共人，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。”瑞辰按：共、恭古通用。“靖共爾位”，《韓詩外傳》引《詩》作“靜恭爾位”。《巧言》詩“匪其止共”，《韓詩外傳》作“匪其止恭”。是知共人即恭人，詩人以念居者，猶下言君子也。《箋》讀共爲供具之供，以共人爲供具爵位之人君，失之。

陳《傳疏》：共，古“恭”字。《箋》云：“共人，靖共爾位，以待賢者之君。”鄭以上三章“共人”，即末二章“靖共爾位”，好與正直之君子。案鄭說是也。經以彼、此作對文。此者，此幽王。則彼者，彼明王也。《小宛》末章“溫溫恭人，惴惴小心”，韓《詩》以“恭人”爲“大王居人上”，與此“共人”同。

高《今注》：共，通恭。恭人，恭敬的人，此指作者的妻。

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。

〔集校〕

“罪”作“臯”

何《古義》：罪，豐本作“臯”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罟，網也。

桓《鹽鐵論》：若今則徭役極遠，盡寒苦之地，危難之處，涉胡、越之域，今茲往而來歲旋，父母延頸而西望，男女怨曠而相思，身在東楚，志在西河，故一人行而鄉曲恨，一人死而萬人悲。《詩》曰：“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。”（《執務》）

鄭《箋》：懷，思也。我誠思歸，畏此刑罪羅網，我故不敢歸爾。

孔《疏》：言明明之上天，日中之時，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，使無幽不燭，品物咸亨也。以喻王^①者處尊之極，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，然無屈不伸，勞逸

^① “王”原作“上”。阮《校》：“‘上’當作‘王’。”據改。

得所也。今幽王不能然，闇於照察，勞逸不均，令己獨遠使。言我行往之西方，至于芄野遠荒之地，其路之長遠矣，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，尚不得歸。其淹久如此，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。其憂之甚，則如毒藥之大苦然。由仕於亂世，以致如此，故困苦而悔之。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，欲往仕之而不見，涕淚零落如雨然。雖時無此人，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。又言己勞苦之狀。我豈不思歸乎？我誠思歸，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，我恐觸其羅網而得罪，故不敢歸耳。

王《新義》：“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”者，世亂矣，欲去而畏離罪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大夫既悔仕而進退，不可恐不免禍，所以涕泣如雨，畏罪罟而不敢去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懷，思。罟，網也。大夫以二月西征，至於歲暮而未得歸，故呼天而訴之，復念其僚友之處者，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。

王《總聞》：固知其無成而思歸，必以爲我爲懷私不辦事也。置我于罪罟，加我以譴怒，甚至于使我再行，尤不可堪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罟，網也。言其網密無所逃罪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？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。罪罟，言其以罪而加人，如罔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。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，乃言思其寮友者，善爲辭也。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。先儒泥《序》中“悔仕”二字，遂以共人爲隱居之人，且曰念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，欲似之而不得，故涕零如雨。其意蹙疾，全無意味，且與下兩章不協，殊失此詩之旨。

嚴《詩緝》：豈不思歸乎？畏王以刑罪網罟我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五章皆賦也。首言天道甚明，無不照臨，而不能闕之勞苦，至於芄野，言西行至芄野之地。見其法闕月初吉，載離寒暑，闕者，則也。以夏正二月初日，闕歷寒興暑，見其久也。心之憂矣，其毒大苦，言心闕受害甚苦也。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。共人者，僚友也。僚友之處者，得以自安，而我獨久役，是以涕泣也。是詩亦以役使不均而不敢深怨他人，故其辭如是。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，言獲罪則如入罔羅之中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罟，網也。欲歸則罹罪罟，所以不敢言歸，而念其僚友之恭也。

馮《名物疏》：罟，《廣雅》云：“罟罟魚網謂之罟。”

姚《疑問》：仕於亂世，則必有勞役而不息者矣，則必有安處而不勞者矣。故前三章三言“念彼共人”，後二章再言“靖共爾位”，茲可以得其情矣。共是人臣之盛節，此曰“念彼共人”矣，後又望其“靖共爾位”，要見其原未能共也。世謂

如此者爲共人，故詩人亦若此稱耳，看下“畏此罪罟”“畏此譴怒”“畏此反覆”，便可見其爲人之實。“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”，非思念此人而若此其用情也。此人心不可測，一念及之，不覺其零涕焉，蓋畏之甚也。故下緊承云“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”。懷歸是人子至情，畏罪罟是其不得申情處。罪罟是泛言，譴怒是明人之於罪罟也，反覆是暗中之於罪罟也。小人情狀之可畏，蓋如此。《出車》云“豈不懷歸，畏此簡書”，是臣子肅將之辭，讀之令人生共心。此云“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”，是臣子憚戒之辭，讀之令人生懼心。

何《古義》：此言己本無罪，但恐以歸獲罪，故雖過期懷歸，而終不敢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罟，網也。罪罟，言其以罪加人而人不知，如以網取物而物不知也。至于芄野，言其地之遠。載離寒暑，言其時之久，我心之苦毒亦甚矣。念彼溫恭之人，隱居不仕，優游自適，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。豈不懷歸乎？我歸則王即以歸爲罪，而網罟我，故雖過期而不敢歸也。世亂則當權者庇私而嫉賢，置之艱危，投之煩劇，誣之深文，或制其前，或議其後，或牽其左右，俾進不得前，退不得遂，一敗塗地而後已。故《北山》傷其獨勞，《小明》畏其罪罟，不然既委質爲臣，東西南北惟命之從，豈得以行役之久遂涕零如雨哉！征，二月初吉，此至芄野而作詩之日，非徂征初行之日也。後章云“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”，則知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，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，猶未得歸，故云“載離寒暑”。

朱《略記》：《序》曰“大夫悔仕于亂世也。”大夫任事于外，而見排于內，故悔之。悔之而猶以忠君愛國之道望之在內者，詩人之意良厚也。二月，周正建丑之月也。共人，小心慎重不輕出者也。大夫生平慷慨奮志遠大自期，以爲大丈夫當建不世之勲，安能作此局曲自處。及其任事之日，勢與願違，或制其前，或掣其後，進不得騁，退不可守，艱危拂抑，備嘗毒苦，于是喟然而歎，思小心慎重之人，其深識爲不可及也，不禁其涕之如雨矣，豈復有遠大之志。而不思歸而罪罟甚密，又恐以歸而獲罪也。蓋憂讒畏譏之意，譴怒反覆，意亦同此。

傅《折中》：大夫困於行役而作此詩，言上天照臨下土，人之冤苦皆宜鑒之。我爲人所害而西征至於芄野，可謂遠矣。二月之初已罹於寒，又由寒以至於暑，可謂久矣。遠行久役，艱阻備嘗，其人之害我亦大苦矣。因思我之僚友，意欲援我使歸，故感激而至於涕零，然我豈不懷歸哉？畏此法網之密，恐歸而又獲戾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歸，還舊都也。罟，網也。罪罟，天降之罪罟也。畏，畏天不悔禍也。蓋褒姒構禍，伯服固不可不誅，而平王因申侯之弑君父，而襲其位，則行已之大倫先失其正，又惡能祈天命而正四國哉？

馬《通釋》：《說文》：“罪，捕魚竹網。”“罟，網也。”秦始以罪易皐，惟此

詩罪罟二字平列，猶云網罟，與下章“畏此譴怒”“畏此反覆”語同，蓋罪字之本義。《大雅》“天降罪罟”，義同此詩。《傳》不釋“罪”字，疑有脫誤，本當作“罪罟，網也”。《箋》直以罪爲刑罪，失之。

陳《傳疏》：《傳》云：“罟，網。”古祇作“罔”。《說文》：“罟，罔也。”……《瞻印》“罪罟不收”，《傳》：“罪罟，設罪以爲罟。”與此“罪罟”同。……案桓引《詩》，亦以彼爲古，而此爲今。“春行秋反，寒暑未變”云云，即解“二月初吉”意。“繇役極遠，盡寒苦之地”云云，即解“至于芄野”意。此雖非全引《詩》辭，正是依《詩》辭爲說。則“二月”爲春行，西京舊說。有可證也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共人，謂能靖共其位之罪，當指宣王。此大夫必周之舊臣，念先朝而涕零。又懼罹今之罪罟，而懷歸也。

李《析讀》：詩之首章。既述自己辛苦，更言兵士艱辛。荒遠之地，漫長時間，征人思鄉而畏獲罪，這一切都在“明明”照臨下發生，詩人的不平之氣不言可知。

高《今注》：罪罟指統治者的法網。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。曷云其還，歲聿云莫。

〔集校〕

“還”作“旋”

敦煌《詩》：曷云其旋。

程《輯考》：還，敦煌本作“旋”。“還”作“旋”，參《采芣》“薄言還歸”條。

“莫”作“暮”

敦煌《詩》：歲聿云暮。

程《輯考》：莫，敦煌本作“暮”。《經典釋文》：“莫，音暮。”“莫”“暮”，古今字。參《東方未明》“不夙則莫”條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除，除陳生新也。

鄭《箋》：四月爲除。昔我往至於芄野，以四月，自謂其時將即歸。何言其還，乃至歲晚，尚不得歸。

陸《音義》：除，直慮反，如字。若依《爾雅》則宜餘、舒二音。莫，音暮，注及下同。

孔《疏》：《傳》“除，除陳生新”。正義曰：上云“二月初吉”，謂始行之時，故言除陳生新，二月也。下章云“日月方奧”，《傳》曰“煖”，即春溫，亦謂二月。《箋》“四月”至“不得歸”。正義曰：“四月爲除”，《釋天》文。今《爾雅》“除”作“余”。李巡曰：“四月萬物皆生枝葉，故曰余。余，舒也。”孫炎曰：“物之枝葉敷舒然。”則鄭引《爾雅》，當同李巡等。除、余字雖異，音實同也。“方除”之下，即云“曷云其還”，是至即望歸，故云“至于芄野，以四月，自謂其時，將即歸也”。言“歲聿云莫”，是未歸之辭，若歲莫得歸，不須發此言矣，故云“乃至歲晚，尚不歸也”。凡言往矣，似是始行之辭。此得爲往到芄野者，往者，從此適彼之辭。在此言之爲始行，據彼言之爲往到。自“歲聿云莫”以下，皆是在彼之辭，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。易傳者，以行之思歸，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，不應發始已望歸也。又下章云“日^①月方奧”，文與此同。《洪範》庶徵，“曰燠曰寒”，寒爲冬，則燠爲夏矣。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，則接于正月之末，時尚有霜，不可云燠。且《爾雅》稱四月爲除，故據以易傳也。

王《新義》：幽王之大夫，以周之九月、十月之間出使，以周二月至于芄野。日月方除者，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，則以夏之十月爲除。方除，則九月之間也。

李《集解》：楊龜山破其（編者按：指王安石。）說：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，故陽有除之義也，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。若從王氏之說，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，則十月爲除；歲莫而往，歲莫而還，不足以爲久也。當從鄭氏之說，蓋其說本於《爾雅》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賦也。除，除舊生新也。謂“二月初吉”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昔我往矣，日月方余。除者，字之訛歟？《爾雅》曰“四月爲余”，鄭箋此詩云：“四月爲除。”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，除其余乎？萬物繁盛曰余。昔往之時，豈謂歲暮方還乎？《周禮》兼用正歲。正歲，夏正也。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月，初吉至芄野，二月丑月也。則還之時云歲莫者，丑月之終乎於正歲爲歲莫矣。此詩士大夫所作，故言二月用周正，至言歲莫，則人言習熟故云歟！

輔《童子問》：二月初吉，是日月始除，舊而生新也。“曷云其還”，言未知何時而可還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昔我往時，日月方除舊生新，二月初也。今何時可以還歸乎？歲已莫矣，而未得歸也。

① “日”原作“四”。阮《校》：“浦鑑云‘日’誤‘四’，是也。”據改。

梁《演義》：“日月方除”者，除舊而更新也。其闕行以二月朔，是日與月俱更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除，除寒而入暖也。以下章“日月方奧”例之，當是卯辰月之交也。此在昔初往之時，蓋追叙往年之月也。當時計度還期不出其年之歲莫，謂亥月之終也。今又不得歸，而至於次年之二月初吉，猶在芄野，故上章云“載罹寒暑”，庶衆憚勞也。

何《古義》：日月方除，謂十二月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往謂徂西時也。除者，歲功將興，除舊生新，十二月中也。

朱《略記》：日月方除，即謂二月也。言歲功將興，除舊生新也。

錢《詩學》：“日月方除”及下文“方奧”，皆周之丑月，上章所謂“二月初吉”也。“歲聿云莫”是夏九月十月之交，“采蕭穫菽”正其時也。若用夏正，便訓不去。

戴《毛鄭考》：《爾雅》：“四月爲余。”孫叔然本作“舒”。李巡云：“萬物生枝葉，故曰舒也。”鄭蓋讀“余”爲“除”，孫、李之說似優於鄭。《爾雅》：“十二月爲涂。”《廣韻》：“涂，直魚切。除、涂正同音，古字通用。”方以智云：“謂歲將除也。”其說得之。夏正十二月，周之二月，故首章曰“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”，此時正寒，歷暑至秋末尚未歸，故云爾。下章曰“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”，張以寧謂與“厥民隩之”義同。民方聚居於隩時，今考“方除、方奧”辭意，亦似迫於霽發、栗烈之際而往，非春和氣溫也。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，而曰“歲聿云莫”，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，周之仲冬也。若夏正之歲莫，非采蕭穫菽時矣。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，於其秋又不得言“載離寒暑”。詩用周正，非夏正，甚明。前《六月》篇“六月棲棲”，張以寧謂盛暑非獫狁入寇時，合以《十月之交》，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。

傅《折中》：歲，除也。周之二月，歲除之時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往，東遷也。除日窮於次，月窮於紀也。曷云其還，言有何道而仍還西都也。歲聿云莫，東遷已期月也，獨無助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”，此追溯其我往之時也。《悉蟀》：“除，去也。”《天保》：“除，開也。”去者除陳，開者生新。“除”字兼有此二義。《管子·度地》篇：“天氣下，地氣上，萬物交通，故事已，新事未起。”其下即云：“寒暑調，日夜分。分之後，夜日益短，晝日益長，利以作土功之事。”案此與《傳》訓同。汪龍《詩異義》云：“《傳》訓‘除’爲‘除陳生新’，指二月也。《史記·律書》：‘卯之爲言茂也。言萬物茂也。’《白虎通義》：‘卯者，茂’

也。’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：‘冒茆於卯。’《說文》：‘卯，冒也。萬物冒地而出，象開門之形，故二月爲天門。’徐氏鍇曰：‘天門，萬物畢出也。’《釋名》：‘卯，冒也。載冒土而出也。’《傳》以‘除陳生新’爲‘二月’義，致確矣。《箋》引《爾雅》‘四月爲除’釋‘昔我往矣’爲‘往至於芄野’。《爾雅》：‘四月爲余。’雖除、余義通，但經言‘昔我往矣’，是追溯始行之時，釋‘往’爲‘往到’，義終未安。”

高《今注》：此句指舊歲剛辭新年正到。

程《注析》：日月方除，指夏曆十二月，即上章之二月。

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。心之憂矣，憚我不暇。

〔集校〕

“憚”作“瘡”

陸《音義》：憚……亦作“瘡”。

陳《傳疏》：《釋文》：“憚，字亦作‘瘡’。徐音旦。”徐仙民所據《詩》作“瘡”矣。今《大東》《雲漢》皆作“憚”，訓“勞”。“憚”爲“瘡”之假借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憚，勞也。

鄭《箋》：孔，甚。庶，衆也。我事獨甚衆，勞我不暇，皆言王政不均，臣事不同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庶，衆。憚，勞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念我一身獨兮，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。而衆心之憂矣，憚而畏焉，誠無小暇。此心睠睠，反顧昔之共人，豈不懷歸，皆迫言在道未還之時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”，所謂身獨而事衆也。“心之憂矣，憚我不暇”，所謂勤勞而不暇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念我身獨而事衆，是以此心憂愁勞憚，在我而不遑暇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我事孔庶，以一人而任衆事之多也。憚我不暇，憚者，勞也。以衆事勞我而不得休息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事孔庶，謂衆事交畀也。以一身獨當，故曰“憚我不暇”。此小人困人以難爲也。

姚《疑問》：“憚我不暇”，“憚”字即《大東》篇“哀我憚人”之憚。“念我

獨兮”，便見非衆之所與，回邪者交親，正直者孤立，蓋自古傷之矣。

張《詩記》：孔，甚。庶，衆也。當去歲十二月時，私心自揣，何嘗不云其還，而歲已暮矣。

朱《略記》：憚，即忌憚之憚，猶懼也，言懼我之力不暇給也。

傅《折中》：庶，多也。睠睠，勤厚之意。譴，責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不可斥王，故曰我也。事，亦王事也。憚我不暇，病不暇西歸也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蓋商、周各用其正朔，而寒暑節氣則兼用夏時。故曰行夏之時，此詩“二月”，周正也。方除、方輿，據夏時言。

程《注析》：這句意爲：使我勞苦而無閒暇的時候。

念彼共人，睠睠懷顧。豈不懷歸，畏此譴怒。

〔集校〕

“睠睠”作“眷眷”“睠睠”

王《章句》：《詩》云：眷眷懷顧。（《九歎》“志蛩蛩而懷顧兮，魂眷眷而獨逝”章句）

李《文選注》：韓《詩》曰：“眷眷懷顧。”（卷十一王粲《登樓賦》“情眷眷而懷歸兮，孰憂思之可任”注）

敦煌《詩》：睠睠懷顧。

陳《傳疏》：《大東》傳：“睠，反顧兒。”重言曰“睠睠”。《箋》云：“睠睠，有往仕之志也。”王注《楚辭·九歎》引《詩》、李注《文選》王粲《登樓賦》、張衡《思元賦》、謝惠連《獻康樂詩》引韓《詩》竝作“眷眷懷顧”。《說文》有“眷”無“睠”。

王《集疏》：魯、韓作“眷眷懷顧”。……“魯作眷眷”者，王逸《楚詞·九歎》注：“眷眷，顧貌。《詩》曰：‘眷眷懷顧。’”“韓作眷眷”者，《文選·登樓賦》注、《思元賦》注、陸雲《答張士然詩》注、謝惠連《西陵遇風詩》注、王粲《從軍詩》注（“顧”誤作“歸”。）引韓《詩》曰“眷眷懷顧”。《說文》有“眷”無“睠”。詩言我事孔庶，本欲不顧而歸，然念彼共人，又爲之眷眷而反顧焉，且懼歸而獲譴也。

程《輯考》：睠，敦煌本作“睠”。“睠”所從“月”旁蓋因與“目”形近而訛作，故“睠”乃“睠”之訛俗字。另《大東》“睠言顧之”之“睠”敦煌本亦作“睠”，可資參考。

〔集注〕

王《章句》：眷眷，顧貌。《詩》云：眷眷懷顧。言己心中蛩蛩，常懷大憂，內自顧哀，則覓神眷眷，獨行無有還意也。眷，一作睠。（《九歎》）

鄭《箋》：睠睠，有往仕之志也。

陸《音義》：譴，棄戰反。怒，乃路反。

孔《疏》：毛以爲，大夫言：昔我初往向芄野之時矣，日月方欲除陳生新，二月之中也。於我初發，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？望得早歸也。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，而尚不得歸。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閒逸，念我獨憂衆事兮，我事甚繁衆也。由此心之憂愁矣。以事多勞，我不得有閒暇之時。憂苦如此，悔仕于亂，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，睠睠然情懷反顧，欲往仕之。恨不隱以待，而遭此勞也。既遭此苦，豈不思歸乎？我誠思歸，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。鄭惟方除爲異。言往至于芄野之時，四月中也。于時而望旋反。餘同。

蘇《集傳》：除，除陳生新也。憚，勞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除，除陳生新也。上章言初吉，下章言方奧，皆謂二月也。何時可言歸，歲已莫矣。蓋身獨而事庶，亦從事獨賢之意也。既自憂憚不暇，故睠睠懷勇退之人，而我畏上之譴怒，不敢去也。

李《集解》：昔我往而至於芄野，以四月之時，自謂何時而得歸乎？今則歲又莫爾。“念我獨兮”亦猶“我從事獨賢”也，“我事孔庶”亦猶“或靡事不爲”也。“心之憂矣”，勞我不復有暇也。念彼昔者之友，睠睠然懷顧之，非不懷歸，畏取怒於當時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睠睠，勤厚之意。譴怒，罪責也。言昔以是時往，今未知何時可還，而歲已暮矣。蓋身獨而事衆，是以勤勞而不暇也。

王《總聞》：除，開也。言天氣方開明也，二月後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睠睠懷顧”，言己之於寮友勤厚，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也。譴怒，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。

嚴《詩緝》：念彼共人，睠睠然回首反顧，恨不得從之俱隱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睠睠懷顧，言僚友皆安處，而我睠睠焉懷之顧之，蓋歆羨其無憂也。譴怒者，罪責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譴責，即罪罟。

姚《疑問》：涕零如雨，不言而自傷也。睠睠懷顧，回視而恐反也。興言出宿，欲寢而靡寧也，茲可以見傷讒畏譏之情狀矣。若說“念彼共人”云云是念此

僚友而懷歸，則“睠睠懷顧”下又說“豈不懷歸”，將何以解？

何《古義》：念彼在位供事之人，方且皆以勤視，妻子爲念，我豈不思家哉！祇畏上人譴怒之及，故不敢耳。此章本其于役之始而言之。

張《詩記》：且身獨事衆，日不暇給，是以念彼共人，徒勤回首不得從之俱隱，豈我不懷歸哉？畏王之譴怒耳。

傅《折中》：言昔以歲莫往，今未知何時還，而歲又莫矣。且身獨而事多，又恐辦理不暇，是以睠顧共人，思與同事，而畏害我者之譴怒未息，是以不敢遽歸也。

顧《學詩》：二章，言昔以歲除而往，日望還歸，而今又歲暮，則經年矣。身獨事煩，我勞不遑，每念良友，懷思顧望，徒以恐遭不測之譴怒，故不敢歸爾。

姜《補義》：蓋夏令正月之初，歲方除也。我事孔庶，一事未了，又以一事命之，所謂一埤益我也。懷顧，懷顧自己生平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睠睠懷顧，念念不忘乎王也。譴怒，亦天之譴怒也。蓋念王者，望其西歸，而又傷夫既遷之後，天時人事俱未易，言歸也。

王《集疏》：“方除”，毛、鄭異義，說皆可通。

程《注析》：這句意爲：畏懼統治者的譴責惱怒。

李《析讀》：詩之二章。言離家日久逾時，士卒們迫於淫威，不敢回歸。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。

〔集校〕

“奧”作“燠”“隩”

敦煌《詩》：日月方燠。（伯2978）

何《古義》：奧……豐本作“隩”。

程《輯考》：奧，敦煌本作“燠”。《說文》：“燠，熱在中也，從火，奧聲。”（十上二十三）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燠，煖也。”毛《傳》訓此句中的“奧”亦爲“煖也”。故“奧”蓋“燠”之借字。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燠，煖也。

陸《音義》：奧，於六反。煖音暄，又奴緩反。

蘇《集傳》：奧，煖也。出宿不安寢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方奧，謂二月方煖也。

李《集解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。”奧，煖也，謂四月之時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賦也。奧，煖。

楊《詩傳》：奧，煖也。建巳之月時也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日月方奧，亦謂二月朔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“日月方奧”，言是月是日，時方和暖也。

傅《折中》：奧與隩同。歲除之時，民皆隩處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奧，西南隅也。丑月之初，日月之入，皆在西南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“奧，煖”，《唐·無衣》同。“奧”爲“燠”，古文假借。《詩異義》云：“《說文》：‘煖，溫也。’《七月》‘春日載陽’，《箋》：‘陽，溫也。’二月萬物畢出，陽氣方盛。經言‘方奧’，《傳》以‘煖’解之，亦致確也。且‘二月初吉’爲始行，而‘昔我往矣’則不定指。初吉之一日，即二月之末，接於三月初之初，凡在征途皆可言。經‘方奧’在‘方除’下，設文本有次第，《疏》既以‘春溫’申《傳》，復引《洪範》，疑‘燠’當爲夏，謂‘二月之初，接於正月之末，時尚有霜，不可云燠’，其言非也。”案汪說允當，唯解“初吉”爲一日自誤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由冬向春，東風解凍。故曰“方奧”，始言“二月初吉”，繼曰“方涂”，則二月終矣。此曰“方奧”，則又已開春。此皆追溯初往時情事。

曷云其還，政事愈蹙。歲聿云莫，采蕭穫菽。心之憂矣，自貽伊戚。

〔集校〕

“政事愈蹙”作“政其事愈蹙”

敦煌《詩》：政其事愈蹙。（伯2978）

程《輯考》：其，毛《詩》無，敦煌本“其”乃衍文。

“莫”作“暮”

敦煌《詩》：歲聿云暮。（伯2978）

“戚”作“感”

袁《辨證》：山井鼎《詩經考文》：古文作“自貽伊感”。

〔集注〕

《左傳》：宣子曰：“嗚呼！《詩》曰：‘我之懷矣，自貽伊感。’其我之謂矣。”（宣公二年）

毛《傳》：蹙，促也。……戚，憂也。

鄭《箋》：愈，猶益也。何言其還，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，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。……詒，遺也。我冒亂世而仕，自遺此憂。悔仕之辭。

范《補傳》：思歸雖切，而王事愈益蹙迫，感歲時之既晚。“采蕭穫菽”，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，因自悔，此誰使之然，乃我不知蚤去，自遺此憂戚耳。

李《集解》：四月之時方往，謂何時而得歸乎，而政事愈蹙。今“歲聿云莫”，正“采蕭穫菽”之時也。心之憂矣，我仕亂世而自遺戚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蹙，急。詒，遺。戚，憂。

呂《讀詩記》：朱氏曰：“今未知還期，而政事益以促急，是以此歲暮采蕭穫菽之時，而不得歸也。”長樂劉氏曰：“采蕭穫菽者，冬之事也。”董氏曰：“采蕭，所以祭也。穫菽，所以畜也。觀時之晚，所以爲畜爲祭，不得有備，故憂之而感。”

輔《童子問》：政事日益蹙急，危亂之世大率如此。此行役之大夫所以不得而還也。“采蕭穫菽”，則歲莫之事也。“心之憂矣，自貽伊戚”此句，方見其悔仕之意。

梁《演義》：“政事愈蹙”，事之未集則使人督促，故益以蹙急也。“采蕭穫菽”，蕭者，蒿也，以之代薪菽者，豆也。以之給食，見其窘乏也。“自貽伊戚”，言時不可仕，而仕足自遺此憂戚也。

姚《疑問》：采蕭穫菽，是用以奉祭養老者，故歲莫深思及之。

朱《通義》：或疑歲莫安得有蕭菽，此蓋言歲既莫矣，又將值采蕭穫菽之時，極嘆行役之久也。

傅《折中》：蹙，急也。采蕭，積薪也。穫菽，聚糧也。言昔以歲莫往，今復歲莫，而無由得還者。以政事愈急而我愈不暇，故采蕭穫菽以爲度歲之計，其苦無時已矣，然不敢怨人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蹙，蹙國也。政事愈蹙者，政事不成，則蹙國日甚也。“自貽伊戚”，傷東遷而王室日卑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蹙，古祇作“戚”。“戚”訓爲“促”者，以疊韻爲訓。《召旻》傳云：“戚，促也。”與此同。今經典訓“促急”字皆作“蹙”，子六反，非古義古音也。凡古今文字日以滋廣，實由方語之殊、引申假借之用，故每字必有數音數義。解經者隨文立訓，生生而不窮。如《公劉》傳：“戚，斧也。”“戚”之本義，而此句“政事愈戚”訓“促”，下句“自貽伊戚”訓“憂”，言各有當，不妨字同而義異也。此故訓用字之通例。……蕭，蒿也。菽，九穀中最後穫者。亨菽、采菽

皆其葉也。至此則稱穫矣。《淮南子·墜形》篇云：“菽夏生冬死。”……戚，古“憾”字。《說文》：“憾，憂也。字亦作‘蹙’。”伊，維也。《雄雉》箋：“伊，當作‘繫’。繫，猶是也。”《正義》云：“《箋》以宣二年《左傳》‘自貽繫憾’、《小明》云‘自貽伊戚’爲義既同，故此及《蒹葭》《東山》《白駒》各以‘伊’爲‘繫’。《小明》不易者，以‘伊戚’之文與《左傳》正同，爲‘繫’可知。”案據此則孔所見《左傳》作“繫”，與此詩作“伊”義同矣。

高《今注》：此句指心裏發愁，是自尋煩惱。

程《注析》：指王事更加急促，至歲暮而不得歸。……戚，憂傷，指行役不愉快的事。

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興，起也。夜卧起宿於外，憂不能宿於內也。

范《補傳》：念彼退閑之共人，雖起意言欲出宿，與之款而不可得，蓋畏王政之反覆而不敢輕出也。

李《集解》：念彼昔日之友，“興言出宿”，鄭氏以謂夜卧而起宿於外，憂不能宿於內，是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興，起也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“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”，言其念之，而至於夜不安寢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昔往之時，政事雖已蹙急。猶未至於甚，豈謂其還而政事愈蹙急乎？況歲莫又有“采蕭穫菽”之勞心之憂矣，念“自貽伊戚”也。貽，遺也。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，乃自取此憂戚也。念彼共人必不肯仕於亂國，故“興言出宿”。興，起也。言，語助也。於是勇作于中，而決其去而出宿焉。

梁《演義》：興言出宿，言起而出宿于外也。

何《古義》：言，亦語辭。宿，止也。興言出宿，亦指共人言，冀其起而出宿于外，將來代已也。然而不可必也。

朱《略記》：自貽伊戚，謂其遠大之志有以自貽也。興言出宿，思往而從之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興言出宿，憂之至而夜居於外也。

馬《通釋》：興言猶云薄言，皆語詞也。《爾雅》：“虛，閒也。”虛爲舒之假借。興與虛雙聲，故舒又可假爲興。《箋》訓爲起，失之。《抑》詩“興迷亂于

政”，興亦語詞，不爲義，《箋》訓爲尊尚，亦非。

陳《傳疏》：《九罏》傳云：“宿，猶處也。”“興言出宿”，言將起而出處仕於治朝也。與上“睠睠懷顧”同意。

王《集疏》：“興言出宿”者，思慮展轉，不能安寢也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出宿，猶出舍也。

高《今注》：此二句指想念妻子，睡不着覺，起來到外邊去過夜。

豈不懷歸，畏此反覆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反覆，謂不以正罪見罪。

李《集解》：“豈不懷歸，畏此反覆”，反覆不常之意，非不懷歸，畏得其罪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反覆，傾側無常之意也。言以政事愈急，是以此歲暮而猶不得歸。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，而自遺此憂，至於不能安寢，而出宿於外也。

王《總聞》：奧，煖也。言天氣方暄煖也，《四月》後二章“歲聿云莫”，亦參差。古作欲，語健。

楊《詩傳》：豈不懷歸，舊廬畏成反覆。既已去國而復焉反覆，可笑可鄙，亦且獲罪，大抵優柔寡勇之人，自有進退之念，而亦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反覆不常，則好惡無定，而刑罪必有濫及者矣。

嚴《詩緝》：我何時可以還歸乎？政事益以促急，未有可歸之期。今歲莫而采蕭穫菽矣，歲窮則行人念歸也。我仕非其時，自遺此憂戚，念彼隱居之人，欲起而出宿於外，以往從之。我豈不思歸乎？然畏此反覆而不敢去也。反覆，謂幽王賞罰無常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畏此反覆，言朝廷之刑賞無定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奧，煖，促急也。蓋蹙本上章“孔庶”言。采蕭穫菽，歲莫之事，謂未得歸也。自貽伊戚，蓋悔其露才而不能沉晦，非謂不能見幾遠去也。出宿，謂憂而不能安枕，故出宿於外也。反覆，謂小人傾險無常，恐有不測之禍也。此前三章皆言小人不如僚友之恭，而不敢言歸以取禍也。

姚《疑問》：上既念且畏之矣，至是始嗟嘆而厚望之。蓋當時偷安在內者，維恐正直之來形己之短，百般設計以遠役之，令不得一日立於朝，如伯嚭密啓吳王遣伍員使齊之類。故告之“無恒安處”“無恒安息”，若曰：國家之可慮者甚多，安

處、安息非所宜也。維正直是與，而又出於中心之好，乃為靖恭爾位，見祐於鬼神耳。不然而惟譴怒之，加反覆之譖，陷正直於罪罟，怡怡然偷處息之安神，寧無奪之鑒，益其疾乎！蓋勸其從好一邊，可用以獲福，則所謂戒且懲者，自在其中，所謂“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”，此善言也，即此可以見詩人用意之忠厚矣。

何《古義》：故繼之曰，我一年役事已竣，豈不思歸哉！但畏此供事之人不循常道，反覆而未即來耳。反覆二字，義互相通，但倒上而下即為反，易面而背即為覆，亦微有辨。此章又叙其竣事之際而言之。

張《詩記》：政事愈蹙，未有可歸之期也。歲暮則行人思歸，今我仕非其時，自貽此憂，故念彼共人，卧不安枕也。玩三章結句皆一意，其作詩之根在此。蓋無道之君喜怒無常，彈冠不可，掛冠不能，故曰“畏此罪罟”“畏此譴怒”“畏此反覆”。欲歸不敢歸，此《序》之所謂悔也。若用行舍藏，如白雲在天，舒卷自如，何悔之有。

錢《詩學》：篇中“畏此罪罟”“畏此譴怒”“畏此反覆”，似大夫行役于外而朝有讒嫉之人，故憂危之甚，非僅傷其久于遠役也。後二章以正直望在朝之君子，慮朝政之反復，反令勞人得罪，冀僚友之持公論耳。

李《詩所》：首章言寒暑之毒苦耳，二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暇，三章則事愈蹙而悔戚之自貽也，此與《四月》《北山》同意，皆盡瘁以仕而莫我有，慘慘劬勞而猶畏咎者也。

嚴《質疑》：詩三章曰“罪罟”、曰“譴怒”、曰“反覆”，岌岌乎有憂讒畏譏之心，非僅傷久於遠役也。下章告其同列曰正直是與，蓋所以諷切之。

傅《折中》：此皆我不聽正直之故，因而益念共人，至於束裝啓行，然終於不歸者，畏害我之人反覆無常，雖與之釋怨，而終不可信也。

顧《學詩》：三章言以歲除啓行，則冬去春來，時方向暖，故曰奧也。及今采蕭穫菽之時，猶不得歸，問誰強我仕者，而毒苦至是？豈非自貽之戚乎！于是懷良友而出宿，誠恐有反覆不可知之變。《箋》謂“不以正道見罪”者是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反覆既東而復西，亦勢有未能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反，亦覆也。反覆，猶反側也。

方《原始》：[一、二、三章]前三章因久役而思友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謂念彼共人，故不憚行役之苦，而畏此反覆，又豈能不懷歸乎？

李《析讀》：詩之三章。仍言逾時不歸，“反覆”一句進一步點明朝廷昏暗。

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。

〔集注〕

鄭《箋》：恒，常也。嗟女君子，謂其友未仕者也。人之居，無常安之處。謂當安安而能遷。孔子曰：“鳥則擇木。”

孔《疏》：以此大夫悔而戒之，下言“式穀以汝”，是知未仕者。無常安之處，謂隱之與仕，所安無常也。“安安而能遷”者，無明君，當安此潛遁之安居。若有明君，而能遷往仕之，是出處須時，無常安也。必待時而遷者，孔子曰“鳥則擇木”，猶臣之擇君遷也。故^①須安此之安，擇君而能^②遷也。“安安而能遷”，《曲禮》文也。孔子曰“鳥則擇木”，哀十一年《左傳》文。

李《集解》：“嗟爾君子”，無常安處，鄭氏謂其友未仕者，人之居無常安之處，謂當安安而能遷。此說不然。蘇氏以為，久勞於外，又有久安處於內者矣。言我憂勞於外，在內之君子無常安之處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賦也。君子，亦指其僚友也。恒，常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此闕風喻其僚友也。嗟，嘆。而言爾在位之君子無以安處為常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君子，指其僚友也。

姚《疑問》：居處而不遷曰安處，息念而不為曰安息。

何《古義》：嗟，嘆聲。君子，指僚友。……此下二章皆反語，玩一無字可見。責僚友，正所以自傷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君子，謂寮友。恒，常也。安處，晏安怠惰之意。

朱《略記》：君子，謂在內者。言勞逸更事，無以安處為可常，當靜以供職，勿妄議任事之人。

錢《詩學》：君子，指僚友，即所謂共人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以下二章皆訓王之辭爾。女，皆謂王也。君子，猶天子也。言必有其德，而後可居其位也。無恒安處者，幽王之禍非常之變，東都之遷非先王之舊，不可視為恒常而安處之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爾，女，女君子，庶王也。恒，常也。無常於安處、安息，以起下文靖共好與之意。《荀子·勸學》篇：“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”其下即引《詩》曰：“嗟爾君子，無恒安息。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”楊注云：“無恒安息，戒之不使懷安也。”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

① “故”上原有“遷也”二字。阮《校》：“‘遷也’二字當衍。”據刪。

② “而能”二字原無。阮《校》：“‘擇君’下當有‘而能’二字。”據補。

武帝策賢良，制曰：“《詩》不云歟？‘嗟爾君子，毋常安息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’”顏注云：“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。”此其義也。

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

〔集校〕

“靖”作“情”“靜”；“共”作“龔”“恭”；“位”作“立”

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：《寺（詩）》員（云）：“情（靖）共尔立（位），好氏（是）貞（正）植（直）。”（《緇衣》）

《紉衣》：告（詩）員（云）：“靜龔（恭）尔立（位），盱（好）是正植（直）。”

韓《外傳》：《詩》曰：“靜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”（卷四）

班《漢書》：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（卷八十《宣元六王傳》）

徐《中論》：《詩》云：“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汝。”（《法象》）

何《古義》：共，《漢書》《外傳》、豐本俱作“恭”。

王《集疏》：“魯共一作恭”者，《中論·法象》篇言君子謙讓莊敬，四者備而福祿從之，引《詩》：“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”是魯亦訓“穀”爲“祿”。《漢書·淮陽王欽傳》元帝璽書曰：“《詩》不云乎：‘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’”“齊靖共作靖恭”者。《禮·表記》：“《小雅》曰：‘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’”鄭注：“靖，治也。爾，女也。式，用也。穀，祿也。言敬治女位之職，正直之人，乃與爲倫友。神聽女之所爲，用祿與女。”“韓靖共作靜恭”者，《韓詩外傳》四“韶用干戚”云云，末引《詩》曰：“靜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（誤作“好是正直”。）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”

陳《考釋》：靜龔尔立，即“靜恭尔位”。《荀子·勸學》：“《詩》曰：‘靖共爾位，好是正植。’”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“共”作“恭”。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“楚共王”，《呂氏春秋·權勳》作“荆龔王”，古“共”“恭”“龔”（龔）通。“立”“位”古字通，西周金文中常見册命禮之“立中廷”，即位於中廷。《易·萃》“萃有位”，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周易》“位”作“立”。郭店簡作“情共尔立”，今本作“靖共爾位”。

程《輯考》：靖，郭店簡作“情”，上博簡作“靜”。“靖”“情”“靜”諧聲可通。共，上博簡作“龔”。上博一《考釋》：“古‘共’‘恭’‘龔’（龔）通。”（176）位，郭店簡、上博簡皆作“立”。上博一《考釋》：“‘立’‘位’古字通，

西周金文中常見册命禮之“立中廷”，即“位於中廷”。《易·萃》“萃有位”，《馬王堆漢墓帛書·周易》位作立。”

〔集注〕

毛《傳》：靖，謀也。正直爲正，能正人之曲曰直。

班《漢書》：推原厥本，不祥自博，惟王之心，匪同于凶。已詔有司勿治王事，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。詩不云乎？‘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’王其勉之！（卷八十《宣元六王傳》）

鄭《箋》：共，具。

孔《疏》：“靖，謀”，《釋詁》文也。襄七年《左傳》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：“正直爲正，正曲爲直。”此傳解正直，取彼文也。彼杜預注云：“正直爲正，正己之心。正曲爲直，正人之曲也。”取此爲說。《論語》曰：“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。

王《新義》：靖，靜也。

李《集解》：“靖共爾位”，所與之人皆正直之人，然後神之聽之，用以福汝。爾苟貪於安處，不靖共爾位，則神從禍爾矣。以見憂勞者在外告於內者，故出是言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靖，與靜同。與，猶助也。

梁《演義》：靖共爾位，言爾之居位當安靖國家，而恪共其職也。正直是與，言唯當以正直行之，不可偏私也。

季《解頤》：靖，與靜同。與，猶助也。穀，善也。以，猶與也。無恒安處，謂其不可以緘默安身爲常也。共而曰靖，則沉晦而非露才者矣。

姚《疑問》：“靖共爾位”二句一直下，重下句。凡人臣事君，要自靖克共以居其位，而非一人之能勝也。視人之正直，若已有之而維此之是與，則以人事君之義也。

張《詩記》：靖，靜。共，恭也。正則不偏，直則不曲。

朱《略記》：唯正直者扶助而愛惜之，則國事庶幾有賴，自然鑒于明神，福祿及汝，汝亦何苦而不爲此！

錢《詩學》：共，通作“供”，勗之自靖以供其職，則東西南北，自當惟命是從矣。正直，指人言。與者，與處也。言無與不正不直者處，導以擇便偷安之術也。

莊《毛詩說》：靖，謀。共，供也。位，天位也。正直是與，靖共之本也，以

左右之也。

陳《傳疏》：“靖，謀”，《爾雅·釋詁》文，《召旻》《我將》同。共即共人。末二章承上三章“念彼共人”而言，所以傷今而思古也。襄七年《左傳》引此詩而釋之：“恤民爲德，正直爲正，正曲爲直，參和爲仁。如是，則神聽之，介福降之。”《傳》云“正直爲正，能正人之曲爲直”，其釋詩“正直”二字即用《左傳》文。《左傳》“恤民爲德”句以釋詩之“靖”字，杜注云“靖共其位，所以恤民”是也。《傳》訓“靖”爲“謀”，謀所以恤民，當亦本諸《左傳》。《召旻》“實靖夷我邦”、《我將》“日靖四方”，《傳》皆云：“靖，謀也。”皆謂謀治民人意，義相同。“靖共爾位”則指明君矣。大夫有恤民之責，故引《詩》可斷章取義。而要之詩意在刺幽王，自不指在位之大夫。《禮記·緇衣》篇云：“有國者章善癉惡，以示民厚，則民情不貳。”亦引此詩。《箋》指明君說，不誤。乃訓“共”爲“具”，謂“謀具女之爵位與共人”，《箋》義不可通。共人不得稱具人也。

馬《毛氏學》：爾位，爾君子之位也。君子在位之通稱，而意則斥幽王也、勗其靖共爾位，以繼彼共人。

高《今注》：此句言敬奉汝職。

程《注析》：這句意爲：應當認真負責地對待你的職位。

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

〔集注〕

韓《外傳》：韶用干戚，非至樂也。舜兼二女，非達禮也。封黃帝之子十九人，非法義也。往田號泣，未盡命也。以人觀之，則是也。以法量之，則未也。《禮》曰：“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”《詩》曰：“靜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”（卷四）

鄭《箋》：式，用。穀，善也。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，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。神明若祐而聽之，其用善人，則必用女。是使聽天任^①命，不汲汲求仕之辭。言女位者，位無常主，賢人則是。

徐《中論》：禍敗之由也，則有媿慢以爲階，可無慎乎？……是故君子居身也謙，在敵也讓，臨下也莊，奉上也敬，四者備而怨咎不作，福祿從之。《詩》云：

^① “任”原作“乎”。阮《校》：“小字本、相臺本‘乎’作‘任’，《考文》古本同。案‘任’字是也。”據改。

“靖恭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汝。”（《法象》）

孔《疏》：大夫既自悔仕亂，又戒朋友，恐其仕不擇時，還同已悔，故嗟嘆而深戒之。嗟乎！汝有德未仕之君子，人之居，無常要樂之處。謂不要以仕宦爲安。汝但安以待命，勿汲汲求仕，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，其志在於正直之人，於是與之爲治者。此明君能得如是，爲神明之所聽祐之，其用善人，必當用汝矣。勿以今亂世而仕也。言神之聽之者，明君志與正直，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。用其善則國治，是神明祐之。……人之窮達，在於上天。貴賤生死，命皆先定。故子夏云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”是上天之命，定于冥兆，非可以智力求，非可以進取得。《易》稱“君子樂天知命”，爲此也。大夫身遭困厄，悔于進仕，勸友脩德以待賢君。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，任命之窮達，不汲汲求仕之辭也。又爵位是君所設，官非其友之物，而此詩謂之“爾位”，故又解言汝位者，以“位無常主，賢人則是”也。其友賢者，有此位分，故謂之汝位也。

蘇《集傳》：穀，善也。有久勞于外，則必有久安于內者矣。故告之，使無以安處爲常，靖共其位，而與正直庶乎。神之聽之，而以女爲善也。

朱《集傳》：穀，祿也。以，猶“與”也。上章既自傷悼，此章又戒其僚友曰：嗟爾君子，無以安處爲常。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。當靖共爾位，惟正直之人是助，則神之聽之，而以穀祿與女矣。

呂《讀詩記》：上三章皆悔仕亂世，厭於勞役，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，故每章有懷歸之歎。由是知不可去矣，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：嗟爾君子，無恒欲安處也。苟靜恭於位，惟正直之道是與，則神將佑之矣，何必去哉！卒章又申言之也。

楊《詩傳》：於是嗟歎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：無如他恒安處而已，勉之使去。君子雖靖共爾位，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。今亂國非正直也，爾勿謂我靖共於位，亦足免咎。咎未必免，苟去亂國而親正直，則神聽之更善於女。式，更也。穀，善也。謂有善祥以貽女也。

輔《童子問》：上三章則極其自傷悼之意，故下二章又因以戒其寮友之處者。曰：今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，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爲常。蓋人固有當勞之時，不可一向懷安也。至於“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，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”，則又皆忠告之辭。寮友之義，蓋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。

嚴《詩緝》：君子仕於亂世，凜凜畏罪，故悔而思歸。然其勢未可以去也，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。故告其同列曰：嗟爾君子，豈可憚於勤勞而欲常安處乎？但安靖恭敬其職，惟正直之道是與，則神聽女之所爲，將用福祿與汝矣。何憂於禍至